

【浮世绘】

走亲戚

□许志杰

拜年走亲戚是过年题中必有之义,既隆重热烈,又充满了浓郁的亲情与轻松感,且有着严格的次序、程序。在我的老家,初一给族亲长辈拜年,从辈分最高、最年长的老人开始,直至同辈兄长。如有辈分低却年龄大于自己的老人或受尊重之异姓乡贤,也可在给长辈拜年之后前去看望,时间一般在下午。不论平日里是什么关系,是同事、同学,或天天在一起,甚至日常生活中有一些磕磕绊绊,拜年都是必须的,还要严格按照习俗将应有的程序完整走下来,不得应付了事。如有差池,会被街坊邻里视为不懂规矩,遭到本家长辈的训斥。因而初一拜年,大街上此起彼伏的“过年好”,满村里洋溢着幸福安详、和谐共处的良好气氛。

初二开始出门走亲戚,这是初一大拜年的延续。从年初二走娘家依次排开,初三走姑家,初四走姨家,初五走丈人家,初六走干亲,至此,过年期间必须走到的亲戚告一段落,剩下的就是平辈兄弟姐妹和往来比较密切却不沾亲带故的朋友、同年等,不定哪天,抽个空闲工夫即可。待到正月十六,上学的孩子开学,家里清闲下来,新媳妇就可以带着学前的孩子走娘家了,一直住到二月二龙抬头,万物复苏,再回婆家下地干活,这年就算过完了。

对世代流传下来的每一习俗,我都充满无限的尊重和敬意,那是先贤一代接着一代,用心在实际生活当中缔造出来的。仔细去想拜年走亲戚习俗的形成,其中之道理是很有讲究且符合当时人们生活习性的。年初一拜大年,拜的是本族本家、同村志朋,排序为首,符合血缘亲情、地缘关系的远近亲疏,同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、习惯相契合。走娘家,对于母亲而言,那是她的出生地与长大成人的地方,自然有很多记忆值得孩子们前去领略、分享。走娘、姥爷对女儿的培养、付出,同样值得后代敬仰。从血缘关系讲也是与父系各有一半,应是不分前后,只是父系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初三走姑家,其实也是父系在前的一种延续,姑在前,姨在后,初四走姨家,就是这么来的。初五闺女、女婿走丈人家,给岳父母拜年,与初二走娘家以及现在时兴的回娘家不是一回事。初六走干亲,所谓干亲,就是那些没有血缘关系、通过类似“拜把子”这样的旧俗而结成的亲戚,称作“干亲”,如“干兄弟”“干闺女”“干儿子”等。不出正月都是年,平日里走动少的老亲戚、老相识都可借过年之际互相拜望,共叙旧情。

十里不同俗,上面说到的拜年走亲戚次序安排,是我的老家潍县东南乡一带、今潍坊市坊子区老胶济铁路沿线大部分民众的主流风俗,以个人记忆为准的,与今日所实行新式样不可同日而语。比如初二走娘家,在我们老家是只有孩子们才去的,是给姥姥、姥爷、舅舅拜年的仪式,闺女和女婿则要等到初五单独行动,给岳父母拜年,叫走丈人家。现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城市人家,讲究初二回娘家,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是很大的。这里有两个字的使用,体现出了国人在领悟汉字深奥的精神层面的智慧与才华,一个是“走”字,另一个是“回”字。“走”是一个动词,始终在行动的路上,“回”则是回家。走娘家,吃完饭就走;

回娘家,虽然也是当天来回,却有宾至如归的另一层含义。一个“走”字,描画出“走亲戚”的旧有意味;一个“回”字,把不同时代闺女与娘家的新型关系点到妙处。

小时候,特别愿意过年走亲戚。那会儿经济条件差,物资匮乏,平日里吃不上想吃的“好东西”。过年了,虽然各家无大改善,但还是要把攒了一年的财力使出来,尽量使年过得丰裕,尤其是一年可能都见不上一次面的外甥、外甥闺女——顺便解释一下外甥和外甥闺女的称呼,今山东省相当多的地方,尤以潍坊往东的半岛大片地区,姥爷、姥姥把外孙叫外甥、外孙女叫外甥女,舅舅、舅妈同样称呼之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谓?容我日后仔细去解。

我们家亲戚多,打我记事起,初二走娘家好像就没有落下过。父母辈的亲戚有姑姑和姨家,祖父辈的有两个老姑,她们是爷爷的姐姐和妹妹,还有奶奶的哥哥和弟弟,这些分别是父亲的姑姑、舅舅,属于近亲。记得辈分最高的一家亲戚是曾祖母老家的哥哥、弟弟,曾祖母在的时候,也是要去走亲戚拜年的。旧时,很多都是亲戚套亲戚,曾祖母的娘家与我母亲的娘家同村,据说她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在五服(五代)左右。每次都是初二走娘家时顺路去拜年问安。父亲的姐姐,就是我的大姑,与我娘家虽不属同一个村落,却是一个大的村庄,娘家的村叫庙东郎君庄,大姑婆家的村叫庙后郎君庄,相隔不过千米。初二走娘家的时候,多挎一个篮子顺路放到大姑家,走的时候再去拎着,至于篮子里的礼物是什么、大姑怎么处置的,根本不看。那会儿就是一个篮子这么提溜着这家转了再去那家,估计里边的东西就是一个道具,最多互换一下。走不完亲戚,这些东西是不能动的。

有趣的是本村很多家庭的亲戚来自另外同一个村子,与我娘家庙东郎君庄同村又都是娘家的孩子就有一大帮,大家早早约好了初二一起出发,各走各的娘家,饭后再一起往回走。其中的故事那就多了,早出晚归,途中要挎着篮子再串几个门。记得有一年路过一个叫做沙埠的邻村,不知谁提了一句,说邻居大哥提亲的未来对象就是沙埠的,于是一帮孩子一路打听闯进了沙埠村,美其名曰替大哥相媳妇,其实是去讨人家的喜头,果然每人得了一块糖,我们说着闹着,踩着皑皑白雪,摸黑回家了。

现在的孩子大概很难有这样的经历和记忆了,家庭成员层次简单化,已经没有多少亲戚可走。定个日子把大家招呼到一起,过去的花式走亲戚浓缩在了一顿饭里,故事淡淡,记忆浅浅,自然如此。我依然心怀年初二走娘家的盛况与欢乐,每到年初二总想着去娘家的村子走走转转,就像我的老家一样,其实娘家也有自己的血脉相连。舅舅们都已过世,大表哥也八十好几,不便留饭,但每次走,娘家大表哥就会说“住下吧”,说得我心里痒痒的,应承着明年初二一定住下,吃了娘家的饭再走。想起姥姥在大门口送外甥们走的那句话“外甥狗,吃饱就走”,一阵暖意涌上心头。

(本文为媒体从业者,高级记者)

父亲的元宵节

【有所思】



□雪樱

人至中年,我已从享受年味的人变成制造年味的人。年是一个人的精神仪式,从进了腊月开始,正月十五元宵节是渐近尾声。

小时候,元宵节常常是赶在开学日前后,大街上挂着红灯笼,商家店铺涌动着喜庆的氛围。父亲上班的土产杂货店,挨着一家本地老字号食品店,店门口摆摊卖手工元宵,工作人员现做现卖,不用吆喝,围观人群就挤得黑压压一片。南方人包元宵,北方人滚元宵,一个“滚”字暴露出南北文化差异。提前备好各种馅料,团成小球状,然后在装有白色糯米粉的长方形筐里来回滚。工作人员戴着手套不停地摇啊摇,小球撒了欢似的上下蹦跳,大约四五遍后,元宵大功告成。“黑芝麻馅的,来二斤!”“黑芝麻、花生,一样一斤!”手工元宵供不应求,做的供不上卖,有人骑自行车掉头走了,傍晚再回来买。

近几年,一些老字号店铺门口支上大锅煮元宵,免费品尝,先尝后买,老师傅现场传授如何做手工元宵,说话慢条斯理,夹着些许方言,恍若耳提面命的教诲,令人心生敬畏。我心里一动,小时候熟悉的年味又回来了,摇晃的光影里映照出父亲的脸庞。“想吃什么馅的,你自己选。”他抚摸着我的头说。我喜欢黑芝麻馅的,还有桂花馅的,咬在嘴里沙沙的感觉,他一样买一斤。回家烧开水,入锅,见元宵个个像乒乓球那样漂了起来,就关火,盛进我的小兔子瓷碗里。白白胖胖的元宵挤在碗里,你黏着我,我黏着你,像极了一家人过日子。那时家里没有冰箱,元宵都是吃多少买多少。母亲总会留出几个,第二天早上给我油炸着吃。过了油的元宵,裹上一层金黄,甜而不腻,香而劲道,让人不禁食欲大增,吃得心里唱起了歌。

那个时候,父亲每月工资不到二百块钱。节前他排队买上两袋元宵,晚上下了班,骑自行车给姥姥家送去,回来已是晚上九点钟,冻得脸颊通红。临近正月十五,他骑自行车带我出门看花灯,路上迎面遇到高跷队、秧歌队,我立马从自行车前杠上跳下来,往人堆里面钻,看得拔不动腿。父亲遇见熟人就站住拉呱,说不完的话,越聊越起劲,一时也忘记了时间。有一次,家里包水饺的面粉不够了,母亲让我们顺道捎点回

来。然而,出了家门,我俩就将这事抛在脑后,父亲和同事拉呱,我看踩高跷表演,回家时粮店早已下班,进门后被母亲好一顿数落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元宵象征团圆,甜甜糯糯,寓意日子越过越幸福。长大后,我慢慢懂得,聚散离合乃是一回事,小孩子踮脚期盼的心情淡去,恍惚间添了几分惆怅,更加珍惜眼前的每一天。脑海里像楔钉子般凝固着一幕场景:锅里热水烧开,如同朵朵牡丹,看着就心生欢喜。父亲在厨房里煮元宵,隔着窗户喊道“吃元宵了,吃元宵了”,说罢,他端着碗进了屋。咬一小口元宵,馅料刺溜滑了出来,满口盈满芝麻香,袅袅化开,一直蔓延到心里,化作甜蜜的念想。如今,父亲去世已经四年半,他离开后,“团圆”的字眼变成一座精神的灯塔,在斑驳的记忆里高高矗立。从此,元宵节变成与父亲相关的节日。节日,标注亲情的刻度,加深生命的年轮。年复一年,敲锣打鼓扭秧歌,扶老携幼赏花灯,年景蜿蜒如蛇,直捣路人的心灵,对我来说,只不过换了人间。

作家钟晓阳的《停车暂借问》中,赵宁静和表哥正月十五逛灯会、吃元宵的场景,令我念念不忘。“元宵节的欢乐园,遍地的雪,天空烟花炸炸,月亮一出,晴晴满满地照得远近都是宝蓝。夜市到处氤氲氲氲,杯影壶光,笑语蒸腾,吊吊晃晃的灯泡发出昏昏的黄光,统统在浩大深邃的苍穹底下,渺小而热闹,仿佛人间世外,一概卖元宵的、冻柿子冻梨橘子的、冰糖葫芦的、油茶的、小人爬的、化妆品的,都是离了人生挑着行头来这走一遭,明天又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”固然,她回溯的是她母亲的老家辽宁抚顺的元宵节,但是,天下的欢乐大抵相似,欢乐过后又将是分离,行囊里装满叮咛与祝福,待看遍天涯海角的风光,到头来还是想念家的旖旎。家在,就是团圆,就是幸福,是一切美好的源头。

年二十八,我做了一个很奇怪梦。父亲下早班回来了,把电视机声音调到最大,满屋子聒噪。他说准备下水饺吃饭了,边说边嫌弃母亲干活太慢,催促道“快点,快点啊”。这时候,对过一阵急风骤雨般的敲门声,原来是快递员找错地方了。我醒了。母亲说,年下了,你这是想你爸了。我的鼻腔一酸,心里的孤独簌簌作响。

(本文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